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五十回

假官員當街出醜　眞義氣代友求名

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突被一個官員帶領捕役進來將他鎖了出去嚇得施御史高翰林秦中書面面相覷摸頭不着那戲也就剪住了衆人定了一會施御史向高翰林道貴相知此事老先生自然曉得個影子高翰林道這件事情小弟絲毫不知但是剛才方縣尊也太可笑何必妝這个模樣秦中書又埋怨

道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這個臉面却也不甚好看高翰林道老親家你這話差了我坐在家裏怎曉得他有甚事況且拏去的是他不是我們人怎的說着管家又上來禀道戲子們請老爺的示還是伺候還是回去秦中書道客犯了事我家人沒有犯事爲甚的不唱大家又坐着看戲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望着他們冷笑秦中書瞥見問道鳳四哥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鳳四老爹道我如何得曉

得秦中書道你不曉得為甚麼笑鳳四老爹道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人已拏去急他則甚依我的愚見到該差一个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到底為的甚事一來也曉得下落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碍施御史忙應道這話是的狠秦中書也連忙道是的狠是的狠當下差了一个人叫他到縣裏打探那晉家去了這里四人坐下戲子從新上來做了請宴又做餞別施御史指着對高翰林道他纔這兩齣戲點

的就不利市纔請宴就餞別眞得宴還不算請別到餞過了說着又唱了一齣五臺纔要做追信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走到秦中書面前說適縣裏也找不清小的會着了刑房蕭二老爹纔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說着遞與秦中書看衆人起身都來看是一張竹紙抄得潦潦草草的上寫着臺州府正堂祁爲海防重地等事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臺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即萬青雲係本府已

華生員身中面黃微鬚年四十九歲潛逃在外現奉親提爲此除批差緝外獲合亟通行凡在緝獲地方仰縣卽將添差解府詳審愼毋遲悞須至牌者又一行下寫右牌仰該縣官吏准此原來是差人拿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這縣尊是浙江人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所以帶人親自拿去的其實犯事的始末連縣尊也不明白高翰林看了說道不但人拿的糊塗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在此糊塗此人說是

個中書怎麽是個已革生員就是已革生員怎麽拖到總兵的察院裏去秦中書望着鳳四老爹道你方纔笑我們的你如今可能知道麽鳳四老爹道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麽等我替你去立起身來就走秦中書道你當眞的去鳳四老爹道這個扯謊做甚麽說着就去了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尋着兩個馬快頭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跟着他叫東就東叫西就西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

人那馬快頭領着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會着浙江的人鳳四老爹問差人道你們是台州府的差差人答道我是府差鳳四老爹道這萬相公到底爲的甚事差人道我們也不知只是做上人吩附說是個要緊的人犯所以差了各省來緝老爹有甚吩附我照顧就是了鳳四老爹道他如今現在那里差人道方老爺纔問了他一堂連他自已也說不明日如今寄在外監裏明日領了文書只怕就要起身老爹如今可

是要看他鳳四老爹道他在外監裏我自巳去看他你們明日領了文書千萬等我到這裏你們再起身差人應允了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會着萬中書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你囘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不知此後可能在會了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只不得明白因忖道這場官司須是我同到浙江去纔得明白也不對萬中書說竟別了出監說明日再來奉

看一氣回到秦中書家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看見鳳四老爹回來忙問道倒底爲甚事鳳四老爹道眞正奇得緊不但官府不曉得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不但差人不曉得連他自己也不曉得這樣糊塗事須知我同他到浙江去纔得明白秦中書道這也就罷了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鳳四老爹道我的意思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如果他這官司利害我就帮他去審

簪也是會過這一場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晚上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四老爹家來說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鳳四老爹收了次日起來直到三官堂會着差人差人道老爹好早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彎到縣門口來到刑房裏會着蕭二老爹催着他清稿並送簽了一張解批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聽本官簽點批文用了印官府坐在三堂上叫值日的皂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門

口伺候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着紗帽身上還穿着七品補服方縣尊猛想到他拿的是個已革的生員怎麽却是這樣服色又對明了人名年貌絲毫不誣因問道你到底是生員是官萬中書道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今歲在京因書法端楷保舉中書職銜的生員不曾革過方知縣道授職的知照想未下來因有了官司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也未可知但你是個浙江人本縣也是浙江人本縣也不難爲你你的事

你自已好好去審就是了因又想道他回去了
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就可以動刑了我
是個同省的人難道這點照應沒有隨在籤批
上硃筆添了一行本犯萬里年貌與來文相符
現今頭戴紗帽身穿七品補服供稱本年在京
係舉中書職銜相應原身鎖解該差毋許須索
亦毋得疎縱寫完了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又
叫台州府差進去吩咐道這人比不得盜賊有
你們兩個本縣這里添一個也彀了你們路上

須要小心些三個差人接了批文押着萬中書出來鳳四老爹接着問府差道你是解差們過清了指着縣差問道你是解差府差道過清了他是解差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就圍了有兩百人看越讓越不開鳳四老爹道趙頭你住在那里趙昇道我就在轉灣鳳四老爹道先到你家去一齊走到趙昇家小堂屋裏坐下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叫

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府差去了回來說管家都未回寓處想是逃走了只有行李還在寓處和尙却不肯發鳳四老爹聽了又除了頭上的帽子叫萬中書藏了自己只包着網巾穿着短衣說道這里地方小都到我家去萬中書同三个差人跟着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進了大門二層廳上立定萬中書納頭便拜鳳四老爹拉住道此時不必行禮先生且坐着便對差人道你

們三位都是眼亮的不必多話了你們都在我
這里住着萬老爹是我的相與這塲官司我是
要同了去的我却也不難爲你趙昇對來差道
二位可有的說來差道鳳四老爹吩附這有甚
麽說只求老爹作速些鳳四老爹道這個自然
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在廳對面一間空房裏說
道此地權住兩日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三個
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竟都放心各自
搬行李去了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

個書房裏坐着問道萬先生你的這件事不妨
寔實的對我說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幫襯
你說含糊話那就罷了萬中書道我看老爹這
個舉動自是個豪傑眞人面前我也不說假話
了我這塲官司倒不輸在台州府反要輸在江
寧縣鳳四老爹道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這
是爲何萬中書道不瞞老爹說我寔在是個秀
才不是個中書只因家下日計艱難沒奈何出
來走走要說是個秀才只好喝風痾烟說是個

中書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纔肯有些照應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官職寫在批上將來解同去欽案都也不妨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了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道萬先生你假如是個真官回去這官司不知可得贏萬中書道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又不曾有甚過贓犯法的事量情不得大輸只要那里不曉得假官一節也就罷了鳳四老爹道你且住着我自有道理萬中書住在書房裏三個差人

也撥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去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大衣也沒有穿就走了出來問道鳳四哥事體怎麽樣了鳳四老爹道你還問哩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你還不曉得哩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忙問道怎的怎的鳳四老爹道怎的不怎的官司够你打半生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要問都問不出來了鳳四老爹道你說他倒底是個甚官秦

中書道他說是個中書鳳四老爹道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里造册哩秦中書道難道他是個假的鳳四老爹道假的何消說只是一場欽案官司把一個假官從會府拿去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只消帶上一筆莫怪我說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滚水潑老鼠了秦中書聽了這些話瞪着兩隻白眼望着鳳四老爹道鳳四哥你是極會辦事的人如今這件事倒底怎樣好鳳四老爹道沒有怎樣好的法他的官司

不輸你的身家不破秦中書道怎能叫他官司不輸鳳四老爹道假官就輸真官就不輸秦中書道他已是假的如何又得真鳳四老爹道難道你也是假的秦中書道我是遵例保舉來的鳳四老爹道你保舉得他就保舉不得秦中書道就是保舉也不得及鳳四老爹道怎的不得及有了錢就是官現放着一位施老爺還怕商量不來秦中書道這就快些叫他辦鳳四老爹道他到如今辦他又不做假的了秦中書道依

你怎麽樣鳳四老爹道若要依我麽不怕拖官司竟自隨他去若要圖乾淨替他辦一個等他官司結了來得了缺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秦中書聽了這個話嘆了一口氣道這都是好親家拖累這一場如今却也沒法了鳳四哥銀子我竟出只是事要你辦去鳳四老爹道這就是水中撈月了這件事要高老先生去辦秦中書道爲甚的偏要他去鳳四老爹道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

的相好要慫着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到內閣存了案纔有用哩秦中書道鳳四哥果真你是見事的人隨即寫了一個帖子請高親家老爹來商議要話少刻高翰林到了秦中書會着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高翰林連忙道這個我就去鳳四老爹在旁道這是緊急事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秦中書忙進去一刻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每封足紋一百兩交與高翰林道而今一半人情一半禮物

這原是我惹出來的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一總費親家的心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只得應允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鳳四老爹回到家裏一氣走進書房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着望哩鳳四老爹道恭喜如今是眞的了隨將此事說了備細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鳳四老爹拉了又拉方纔起來鳳四老爹道明日仍舊

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萬中書道這是極
該的但只不好意思說着差人走進來請問鳳
四老爹幾時起身鳳四老爹道明日走不成竟
是後日罷次日起來鳳四老爹擺着萬中書去
謝高秦兩家兩家收了帖都回不在家却就回
來了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
了行李來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同着三個
差人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儒生落魄變成衣錦還鄉

御史回心惟恐一人負屈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秦中書本小心怕事之人又被鳳四老爹蘇張之舌以利害嚇之不容不信讀之是一篇絕妙長短書

明朝中書有從進士出身者有從監生出身者原是兩途篇中所敘並非杜撰也

儒林外史第五十回

儒林外史第五十一回

少婦騙人折風月　壯士高興試官刑

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眞中書纔自己帶了行李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溫和五個人都穿着單衣出了漢西門來叫船打點一直到浙江去叫遍了總沒有一隻杭州船只得叫船先到蘇州到了蘇州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纔換了杭州船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却大着

一半鳳四老爹道我們也用不着這大船只包他兩個艙罷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包了他一個中艙一個前艙五個人上了蘇州船守候了一日船家纔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生的也還清秀却只得一担行李倒着是沉重到晚船家解了纜放離了馬頭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那梢公對夥計說你帶好纜放下二錨照顧好了客人我家去一頭那台州差

人笑着說道你是討順風去了那梢公也就嘻
嘻的笑着去了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閒步
了幾步望見那晚烟漸散水光里月色漸明徘
徊了一會復身上船來安歇只見下水頭支支
查查又摇了一隻小船來泊着這時船上水
手倒也開舖去睡了三個差人點起燈來打骨
牌只有萬中書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在船
裏推了窓子憑船玩月那小船靠攏了來前頭
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後面火艙裏

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拏艙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人看月就掩身下艙裏去了隔了一會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只有這絲客人畧睡得遲些次日日頭未出的時候稍公背了一個筲袋上了船急急的開了走了三十里方纔喫早飯早飯喫過了將下午鳳四老爹閒坐在艙裏對萬中書說道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塲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彀拖纏哩依我的意思審你的時節不管問你甚

情節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岐做的等他來拿了我去就有道理了正說着只見那緜客人眼見紅紅的在前艙裏哭鳳四老爹同衆人忙問道客人怎的了那客人只不則聲鳳四老爹猛然大悟指着緜客人道是了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如今上了當了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纔曉得昨晚都睡靜了這客人還倚着船窗顧盼那船上婦人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纔

立出艙來望着絲客人笑船本靠得緊雖是隔船離身甚近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那婦人便笑嘻嘻從窓子裏爬了過來就做了巫山一夕這絲客人睡着了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二百兩儘行携了去了早上開船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到了此刻看見被囊開了纔曉得被人偷了去真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來的苦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叫過船家來問道昨日那隻小船你們可還認得水手道認却認得這話

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有甚方法鳳四老爹道認得就好了他昨日得了錢我們走這頭他必定去那頭你們替我把桅眼了架上櫓趕着搖回去望見他的船遠遠的就泊了弄得回來再酬你們的勞船家依言搖了回去搖到黃昏時候纔到了昨日泊的地方却不見那隻小船鳳四老爹道還搖了回去約畧又搖了二里多路只見一株老椰樹下繫着那隻小船遠望着却不見人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也泊在一株枯

柳樹下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不許則聲自
已上岸閒步步到這隻小船面前果然是昨日
那船那婦人同着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鳳
四老爹徘徊了一會慢慢回船只見這小船不
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了一會那瘦漢不見
了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照見那婦人在船裏
邊掠了鬢髮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下身
換了一條黑紬裙子獨自一個在船窓裏坐着
賞月鳳四老爹低低問道夜靜了你這小娘子

船上沒有人你也不怕麽那婦人答應道你曾
我怎的我們一個人在船上是過慣了的怕甚
的說着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鳳四老爹一腳
跨過船來便抱那婦人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
却不則聲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放在右
腿膝上那婦人也就不動倒在鳳四老爹懷裏
了鳳四老爹道你船上沒有人今夜陪我宿一
宵也是前世有緣那婦人道我們在船上住家
是從來不混賬的今晚沒有人遇着你這個冤

家叫我也沒有法了只在這邊我不到你船上去鳳四老爹道我行李內有東西我不放心在你這邊說着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提了過來這時船上人都睡了只是中艙裏點着一盞燈鋪着一副行李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鑽在被裏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耳朵裏却聽得軋軋的櫓聲那婦人要擡起頭來看却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死也不得動只得細細的聽是船在水裏走哩

那婦人急了忙問道這船怎麽走動了鳳四老爹道他行他的船你睡你的覺倒不快活那婦人越發急了道你放我回去罷鳳四老爹道獃妮子你是騙錢我是騙人一樣的騙怎的就慌那婦人纔曉得是上了當了只得哀告道你放了我任憑甚東西我都還你就是了鳳四老爹道放你去却不能彀了東西來纔能放你去我却不難爲你說着那婦人把來連褲子也沒有了萬中書同孫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恐不

住的好笑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同他漢子的姓名叫船家在沒人烟的地方住了到了次日天明叫絲客人拏一個包袱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走回十多里路我着他的漢子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老婆也不見正在樹底下着急哩那絲客人有些認得上前說了幾句指着他肩頭道你如今陪了夫人又折兵還是造化哩他漢子不敢答應客人把包袱打開拏出他老婆的衣裳褲子褶褲鞋來他漢子纔

慌了跪下去只是磕頭客人道我不拿你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還你老婆那漢子慌忙上了船在稍上一個夾剪艙底下拏出一個大口袋來說道銀子一釐也没有動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客人背着銀子那漢子拏着他老婆的衣裳一直跟了走來又不敢上船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纔硬着胆子走上去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他漢子走上前把衣裳遞與他衆人看着那婦人穿了衣服起來又磕

了兩個頭同烏龜滿面羞愧下船去了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五十兩來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竟收了隨分做三分拏着對三個差人道你們這件事原是個苦差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差人謝了閒話体提不日到了杭州又換船直到台州五個人一齊進了城府差道鳳四老爹家門口恐怕有風聲官府知道了小人喫不起鳳四老爹道我有道理從城外呌了四乘小轎放下簾子呌三個差人同萬中書

坐着自已倒在後面走一齊到了萬家來進大門是兩號門面房子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萬中書纔入內去就聽見裏面有哭聲一刻又不哭了頃刻內裏備了飯出來吃了飯鳳四老爹道你們此刻不要去點燈後把承行的叫了來我就有道理差人依着點燈的時候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喫了一驚說道那是個仗義的豪傑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這個就造化了當下

即同差人到萬家來會着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鳳四老爹道趙師夫只一椿託你先着太爺錄過供供出來的人你便拖了解趙書辦應允了次日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照舊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紗帽着了靴只是頸子裏却繫了鍊子府差繳了牌票祁太爺即時坐堂解差趙昇執着批將萬中書解上堂去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先喫一驚又看了批文有遵例保舉中書字樣又喫了一驚擡頭看那

萬里却直立着未曾跪下因問道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萬中書道是本年正月內祁太爺道何以不見知照萬中書道由閣咨部由部咨本省巡撫也須時日想目下也該到了祁太爺道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萬中書道中書自去年進京今年回到南京並無犯法的事請問太公祖隔省差拏其中端的是何緣故祁太爺道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被撫臺条拏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

你被他買囑了做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萬中書道這就是寃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過苗鎮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祁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整駐本府等着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麽萬中書道中書雖然忝列宫墻詩却是不會做的至于名號的圖書中書從來也沒有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中書就放在書房

裏未曾收進去就是做詩也是他會做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還求太公祖詳察祁太爺道這人叫甚麽如今在那里萬中書道他姓鳳叫做鳳鳴岐現住在中書家裏哩祁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差原差立拿鳳鳴岐當堂回話差人去了一會把鳳四老爹拿來祁太爺坐在三堂上原差上去回了說鳳鳴岐已經拿到祁太爺叫他上堂問道你便是鳳鳴岐麽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麽鳳四老爹道我並認不得他

祁太爺道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今萬里到案招出是你做的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你爲甚麽做這些犯法的事鳳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就是做詩送人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祁太爺道這厮强辯叫取過大刑來那堂上堂下的皂隸大家吆喝一聲把夾棍向堂口一摜兩個人板翻了鳳四老爹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祁太爺道替我用力的夾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只聽格喳的一聲那夾

棍進爲六段邢太爺這道廝莫不是有邪術隨
時換了新夾棍硃標一條封條用了印貼在夾
棍上從新再夾那知道繩子尚未及拄又是一
聲響那夾棍又斷了一連換了三付夾棍足足
的迸做十八截散了一地鳳四老爹只是笑並
無一句口供邢太爺毛了只得退了堂將犯人
寄監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禀了撫軍那撫
軍聽了備細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其中
必有緣故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抑且萬里

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此事也不關緊要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竟將萬里鳳鳴岐都釋放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這一塲熘騰騰的官事却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官司完了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念不絕口的說道老爹眞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長爹娘我將何以報你鳳四老爹大笑道我與先生既非舊交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你若認眞感激起

我來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就在明日便行萬中書再行挽留不住只得憑着鳳四老爹要走就走次日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不曾受他杯水之謝取路往杭州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拔山扛鼎之義士再顯神通深謀詭計之奸徒急償夙債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麽人且聽下回分解

前半寫小船上少年婦人騙人旖旎風光幾令佻達兒郎墮其術中而不悔若非鳳四老

爹二百兩頭真擲之水中矣

寫鳳四老爹無往而非高興替絲客人取回二百金猶之後文替陳正公取回千金也世上亦復有此等熱心腸人但不多見耳

萬中書念不絕口的要謝鳳四老爹則其徒託空言而非實心圖報可知然鳳四老爹之爲人視銀錢如土苴卽實心圖報被亦棄而弗顧所以特特叫破我非有愛於君而爲之不過高興耳寫壯士身分真在百尺樓上

試官刑一段使拙筆為之必日有何如之力量有何如之本領加上許多注脚而精神反不現矣要知上文已經提清千把斤石頭打在頭上毫然不動則此事固閱者意中事也有此一段為下一卷之襯托始覺精神百倍

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

比武藝公子傷身　毀廳堂英雄討債

話說鳳四老爹別過萬中書竟自取路到杭州他有一個朋友叫做陳正公向日曾欠他幾十兩銀子心裡想道我何不找着他向他要了做盤纏回去陳正公住在錢唐門外他到錢唐門外來尋他走了不多路看見蘇隄上柳陰樹下一叢人圍着兩個人在那里盤馬那馬上的人遠遠望見鳳四老爹高聲叫道鳳四哥你從那

里來的鳳四老爹近前一看那人跳下馬來拉
着手鳳四老爹道原來是秦二老爺你是幾時
來的在這裡做甚麼秦二侉子道你就去了這
些時那老萬的事與你甚相干喫了自已的清
水白米飯管別人的閒事這不是發了獃你而
今來的好的狠我正在這里同胡八哥想你鳳
四老爹便問此位尊姓秦二侉子代答道這是
此地胡尚書第八個公子胡八哥為人極有趣
同我最相好胡老八知道是鳳四老爹說了些

彼此久慕的話秦二侉子道而今鳳四哥來了我們不盤馬了回到下處去喫一杯罷鳳四老爹道我還要去尋一個朋友胡八亂子道貴友明日辭罷今日難得相會且到秦二哥寓處頑頑不由分說把鳳四老爹拉着叫家人勻出一匹馬請鳳四老爹騎着到伍相國祠門口下了馬一同進來秦二侉子就寓在後面樓下鳳四老爹進來施禮坐下秦二侉子吩咐家人快些辦酒來同飯一齊喫因向胡八亂子道難得我

們鳳四哥來便宜你明日看好武藝我改日少不得同鳳四哥來奉拜是要重重的叨擾哩胡八亂子道這個自然鳳四老爹看了壁上一幅字指着向二位道這洪憨仙兄也和我相與他初時也愛學幾椿武藝後來不知怎的好弄元虛勾人燒丹煉汞不知此人而今在不在了胡八亂了道說起來竟是一塲笑話三家兄幾乎上了此人一個當那年勾着處州的馬純上從䢐家兄煉丹銀子都已經封好還虧家兄的運

氣高他忽然生起病來病到幾日上就死了不然白白被他騙了去鳳四老爹道三令兄可是諱績的麽胡八亂子道正是家兄爲人與小弟的性格不同慣喜相與一班不三不四的人做謅詩自稱爲名士其實好酒好肉也不曾喫過一斤倒整千整百的被人騙了去眼也不眨音閘一眨小弟生性喜歡養幾匹馬他就嫌好道惡說作蹋了他的院子我而今要不得把老房子並與他自己搬出來任和他離門離戶了泰二

侉子道胡八哥的新居乾淨的狠哩鳳四哥我同你擾他去時你就知道了說着家人擺上酒來三個人傳盃換琖喫到半酣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剛才說要去尋朋友是尋那一個鳳四老爹道我有個朋友陳正公是這里人他該我幾兩銀子我要向他取討胡八亂子道可是一向住在竹竿巷而今搬到錢唐門外的鳳四老爹道正是胡八亂子道他而今不在家同了一個毛鬍子到南京賣絲去了毛二鬍子也是三

家兄的舊門客鳳四哥你不消去尋他我叫家裡人替你送一個信去叫他回來將來會你就是了當下喫過了飯各自散了胡老八告辭先去秦二侉子就留鳳四老爹在寓同住次日拉了鳳四老爹同去看胡老八胡老八也回候了又打發家人來說道明日請秦二老爺同鳳四老爹早些過去便飯老爺說相好間不具帖子到第二日喫了早點心秦二侉子便叫家人備了兩匹馬同鳳四老爹騎着家人跟隨來到胡

家主人接着在廳上坐下秦二侉子道我們何不到書房裡坐主人道且請用了茶喫過了茶主人邀二位從走巷一直往後邊去只見滿地的馬糞到了書房二位進去看見有幾位客都是胡老八平日相與的些馳馬試劒的朋友今日特來請教鳳四老爹的武藝彼此作揖坐下胡老八道這幾位朋友都是我的相好今日聽見鳳四哥到特爲要求教的鳳四老爹道不敢不敢又喫了一杯茶大家起身閒步一步看那

樓房三間也不甚大旁邊遊廊廊上擺着許多的鞍架子壁間靠着箭壺一個月洞門過去却是一個大院子一個馬棚胡老八向秦二侉子道秦二哥我前月新買了一匹馬身材倒也還好你估一估値個甚麽價隨叫馬夫將那棗騮馬牽過來這些客一擁上前來看那馬十分跳躍不隄防一個厥子把一位少年客的腿踢了一下那少年便痛得了一得蹲了身子墩下去胡八亂子看了大怒走上前一腳就把那隻馬

腿踢斷了衆人喫了一驚秦二侉子道好本事便道好此時不見你你的武藝越發學的精強了當下先送了那位客回去這裡擺酒上席依次坐了賓主七八個人猜拳行令大盤大碗喫了個盡興席完起身秦二侉子道鳳四哥你隨便使一兩件武藝給衆位老哥們看看衆人一齊道我等求教鳳四老爹道原要獻醜只是頭那一件因指着天井內花臺子道把這方磚撤幾塊到這邊來秦二侉子叫家人搬了八塊放

在堦沿上衆人看鳳四老爹把右手袖子捲一捲那八塊方磚齊齊整整疊作一垛在堦沿上有四尺來高那鳳四老爹把手朝上一拍只見那八塊方磚碎成十幾塊一直到底衆人在旁一齊贊嘆秦二侉子道我們鳳四哥練就了這一个手段他那經上說握拳能碎虎腦側掌能斷牛首這個還不算出奇哩胡八哥你過來你方才踢馬的腿勁也算是頭等了你敢在鳳四哥的腎囊上踢一下我就服你是眞名公衆人

都笑說這個如何使得鳳四老爺道八先生你果然要試一試這倒不妨若是踢傷了只怪秦二老官與你不相干衆人一齊道鳳四老爹既說不妨他必然有道理一個個都慫慂胡八亂子踢那胡八亂子想了一想看看鳳四老爹又不是個金剛巨無霸怕他怎的便說道鳳四哥果然如此我就得罪了鳳四老爹把前襟提起露出袴子來他便使盡平生力氣飛起右脚向他襠裡一脚踢去那知這一脚並不像踢到肉

上好像踢到一塊生鐵上把五個脚指頭幾乎碰斷那一痛直痛到心裡去頃刻之間那一隻腿提也提不起了鳳四老爹上前道得罪得罪衆人看了又好驚又好笑鬧了一會道謝告辭主人一瘸一簸把客送了回來那一隻靴再也脫不下來足足腫疼了七八日鳳四老爹在秦二侉子的下處逐日打拳跑馬倒也不寂寞一日正在那里試拳法外邊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人瘦小身材來問南京鳳四老爹可在這里

鳳四老爹出來會着認得是陳正公的姪兒陳蝦子問其來意陳蝦子道前日胡府上有人送信說四老爹你來了家叔却在南京賣絲去了我今要往南京去接他你老人家有甚話我替你帶信去鳳四老爹道我要會令叔也無甚話說他向日挪我的五十兩銀子得便叫他算還給我我在此還有些時耽擱竟等他回來罷了費心拜上令叔我也不寫信了陳蝦子應諾回到家取了行李搭船便到南京找到江寧縣前

傳家絲行裡尋著了陳正公那陳正公正同毛
二鬍子在一桌子上喫飯見了姪子叫他一同
喫飯問了些家務陳蝦子把鳳四老爹要銀子
的話都說了安頓行李在樓上住且說這毛二
鬍子先年在杭城開了個絨線鋪原有兩千銀
子的本錢後來鑽到胡三公子家做篾片又賺
了他兩千銀子搬到嘉興府開了個小當鋪此
人有個毛病嗇細非常一文如命近來又同陳
正公合火販絲陳正公也是一文如命的人因

此志同道合南京絲行裡供給絲客人飲食最為豐盛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這行主人供給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左右他要算了錢去我們不如只喫他的素飯葷菜我們自己買了喫豈不便宜陳正公道正該如此到喫飯的時候叫陳蝦子到熟切担子上買十四個錢的薰腸子三個人同喫那陳蝦子到口不到肚熬的清水滴滴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聽得一個朋友

說這里胭脂巷有一位中書秦老爹要上北京
補官攢湊盤程一時不得應手情願七扣的短
票借一千兩銀子我想這是極穩的主子又三
個月內必還老哥買絲餘下的那一項湊起來
還有二百多兩何不秤出二百一十兩借給他
三個月就拿回三百兩這不比做絲的利錢還
大些老哥如不見信我另外寫一張包管給你
他那中間人我都熟識絲毫不得走作的陳正
公依言借了出去到三個月上毛二鬍子替他

把這一筆銀子討回銀包又足平子又好陳正公滿心歡喜又一日毛二鬍子向陳正公道我昨日會見一個朋友是個賣人參的客人他說國公府裡徐九老爺有個表兄陳四老爺拿了他斤把人參而今他要回蘇州去陳四老爺一時銀子不湊手就托他情願對扣借一百銀子還他限兩個月拿二百銀子取回紙筆也是一宗極穩的道路陳正公又拿出一百銀子交與毛二鬍子借出去兩個月討回足足二百兩兌

一兌還餘了三錢把個陳正公歡喜的要不得那陳蝦子被毛二鬍子一味朝死裡算計的他酒也沒得喫肉也沒得喫恨如頭醋稱空向陳正公說道阿叔在這里賣絲爽利該把銀子交與行主人做絲揀頭水好絲買了就當在典舖裡當出銀子又趕着買絲買了又當着當舖的利錢微薄像這樣套了去一千兩本錢可以做得二千兩的生意難道倒不好爲甚麽信毛二老爺的話放起債來放債倒底是個不穩妥的

事像這樣掛起來幾時纔得回去陳正公道不妨再過幾日收拾收拾也就可以回去了那一日毛二鬍子接到家信看完了咂嘴弄唇只管獨自坐着躊躇陳正公道問府上有何事爲甚出神毛二鬍子道不相干這事不好向你說的陳正公再三要問毛二鬍子道小兒寄信來說我東頭街上談家當舖折了本要倒與人現在有半樓貨值得一千六百兩他而今事急了只要一千兩就出脫了我想我的小典裡若把他

這貨倒過來倒是宗好生意可惜而今運不動
掣不出本錢來陳正公道你何不同人合火倒
了過來毛二鬍子道我也想來若是同人合火
領了人的本錢他只要一分八釐行息我還有
幾釐的利錢他若是要二分開外我就是羊肉
不曾喫空惹一身羶倒不如不幹這把刀兒了
陳正公道獃子你爲甚不和我商量我家裡還
有幾兩銀子借給你跳起來就是了還怕你騙
了我的毛二鬍子道罷罷老哥生意事拿不穩

說或將來戲折了不彀還你那時將我拿甚麽臉來見你陳正公見他如此至誠一心一意要把銀子借與他說道老哥我和你從長商議我這銀子你拿去倒了他家貨來我也不要你的大利錢你只每月給我一個二分行息多的利錢都是你的將來陸續還我縱然有些長短我和你相好難道還怪你不成毛二鬍子道既承老哥美意只是這裡邉也要有一個人做個中見寫一張切切實實的借券交與你執着纔有

個憑據你纔放心那有我兩個人私相授受的
呢陳正公道我知道老哥不是那樣人並無甚
不放心處不但中人不必進紙筆也不要總以
信行為主罷了當下陳正公瞞着陳蝦子把行
箇中餘賸下以及討回來的銀子湊了一千兩
封的好好的交與毛二鬍子道我已經帶來的
絲等行主人代賣迸銀子本打算回湖州再買
一回絲而今且交與老哥先回去做那件事我
在此再等數日也就回去了毛二鬍子謝了收

起銀子次日上船回嘉興去了又過了幾天陳
正公把賣絲的銀收齊全了辭了行主人帶着
陳蝦子搭船回家順便到嘉興上岸看看毛鬍
子那毛鬍子的小當舖開在西街上一路問了
去只見小小門面三間一層看墻進了看墻門
院子上面三間廳房安着櫃臺幾個朝俸在裡
面做生意陳正公問道這可是毛二爺的當舖
櫃裡朝俸道尊駕貴姓陳正公道我叫做陳正
公從南京來要會會毛二爺朝俸道且請裡面

坐後一層便是堆貨的樓陳正公進來坐在樓底下小朝俸送上一杯茶來喫着問道毛二哥在家麽朝俸道這舖子原是毛二爺起頭開的而今已經倒與汪敝東了陳正公喫了一驚道他前日可會來朝俸道這也不是他的店了他還來做甚麽陳正公道他而今那里去了朝俸道他的脚步散散的知他是到南京去北京去了陳正公聽了這些話驢頭不對馬嘴急了一身的臭汗同陳蝦子回到船上趕到了家次日

清早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鳳四老爹邀進客座說了些久違想念的話因說道承假一項久應奉還無奈近日又被一個人負騙竟無法可施鳳四老爹問其緣故陳正公細細說了一遍鳳四老爹道這個不妨我有道理明日我同秦二老爺回南京你先在嘉興等着我我包你討回一文也不少何如陳正公道若果如此重重奉謝老爺鳳四老爹道要謝的話不必再提別過回到下處把這些話告訴秦二侉子二侉

子道四老爹的生意又上門了這是你最喜做的事一面叫家人打發房錢收拾行李到斷河頭上了船將到嘉興秦二侉子道我也跟你去瞧瞧熱鬧同鳳四老爹上岸一直找到毛家當鋪只見陳正公正在他店裡吵里鳳四老爹兩步做一步闖進他看墻門高聲嚷道姓毛的在家不在家陳家的銀子到底還不還那櫃臺裡朝俸正待出來答話只見他兩手板着看墻門把身子往後一掙那垛看墻就拉拉雜雜倒下半

堵泰二傍子正要進來看幾乎把頭打了那些朝俸和取當的看了都目瞪口呆鳳四老爹轉身走上廳來背靠着他櫃臺外柱子大叫道你們要命的快些走出去說着把兩手背剪着把身子一扭那條柱子就離地歪在半邊那一架廳簷就塌了半個磚頭瓦片紛紛的打下來灰土飛在半天裡還虧朝奉們跑的快不曾傷了性命那時街上人聽見裡面倒的房子響門口看的人都擠滿了毛二鬍子見不是事只得從

裡面走出來鳳四老爹一頭的灰越發精神抖
抖走進樓底下靠着他的庭柱衆人一齊上前
軟求毛二鬍子自認不是情願把這一筆賬本
利清還只求鳳四老爹不要動手鳳四老爹大
笑道諒你有多大的個巢窩不彀我一頓飯時
都折成平他這時秦二侉子同陳正公都到樓
下坐着秦二侉子說道這件事原是毛兄的不
是你以爲没有中人借券打不起官司告不起
狀就可以白騙他的可知道不怕該債的精窮

只怕討債的英雄你而今遇着鳳四哥還怕賴到那里去那毛二鬍子無計可施只得將本和利一平兌還纔完了這件橫事陳正公得了銀子送秦二侉子鳳四老爹二位上船彼此洗了臉拿出兩封一百兩銀子謝鳳四老爹鳳四老爹笑道這不過是我一時高興那里要你謝我留下五十兩以清前賬這五十兩你還拿回去陳正公謝了又謝拿着銀子辭別二位另上小船去了鳳四老爹同秦二侉子說說笑笑不日

到了南京各目回家過了兩天鳳四老爹到胭脂巷候秦中書他們上人回道老爺近來同一位太平府的陳四老爺鎮日在來賓樓張家鬧總也不回家後來鳳四老爹會着勸他不要做這些事又恰好京裡有人寄信來說他補缺將近秦中書也就收拾行裝進京那來賓樓只贈得一個陳四老爹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國公府內同飛玩雪之觴來賓樓中忽訝深宵之夢畢竟怎樣一個來賓樓且聽下回分解

上文留下一個秦二侉子爲此地之用眞爐錘在手花樣生新

胡八亂子與秦二侉子是一類人其意中不滿足乃兄處爲來活像

掐方磚踢腎囊一段活畫出惡少子弟好勇鬪狠的氣象妙筆妙筆

毛二鬍子老謀深算不過要他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耳卻被秦二侉子一語叫破然鳳四老爹折毀了他的嚴房亦是打不起官司

告不起狀之一事可見我以何術制人人即以何術制我機巧詐偽安所用之此書有功於人世處不少也

看二鬍子爲陳正公生利兩事能倒攝下文在此處眞不肯浪費筆墨